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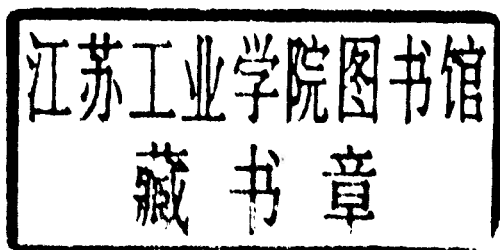
风尘名妓——李娃

台湾 高阳



风尘名妓——李娃

高阳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191号

风尘名妓——李娃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
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文字 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13.5印张 262,000字
1994年2月第一版 1994年2月第一次印刷
ISBN 7-5057-0632-2/I 257 定价: 8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风尘名妓李娃是我国古代与杜十娘、李师师齐名的又一青楼花魁。本书文笔优美，情节跌宕，扣人心弦，人物呼之欲出，是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作品中之佳品。大陆第一版首次推出。

唐朝年间，通州次史之子郑徽风流倜傥，进京赶考，与京城美貌名妓李娃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，沉湎于声色之中，荒废了学业，进士落地，被其父大杖逐出。好友的遇害，假母的设陷，郑误以为李娃绝情，悲愤已极，落得沿街乞讨，在奄奄一息之际，终为李娃所救。两年后，郑徽重整旗鼓，进士及第，金殿对策又中头元，皇帝亲自招见委以重任，并成全其父子团聚。其父深为李娃所为感动，愿弃官不做，不顾门第成全儿子婚事，而李娃自觉出身卑贱，怕连累其仕途，在郑赴任途中悄然洒泪而别……

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一直未停；北风渐紧，南屋纸窗整夜被吹得“噗托”、“噗托”地响着，以致于郑徽一宵不能安枕，直到东面皇城内隐隐传来晓钟的声音，他才朦胧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觉得室内特别明亮，侧身看去，新糊的窗纸，白得耀眼；定神细听，雨声风声都已不知在什么时候静息；虽然没有阳光，却是个晴天。

郑徽陡觉精神一振。自到长安四天，一直为雨所困，想观一观光，看一看朋友，都不方便，今天可非得作个竟日之游不可了！他这样在想。

于是，他匆匆推被而起，拔闩开门；四个家僮，都穿着青布长袍，在外厢伺候，看见主人起身，一齐躬身问过早安，然后有的洒扫卧室，有的伺奉盥沐，有的准备早餐，静悄悄地各司其事。

“你去看看，马刷干净了没有？把鞍子配好！天晴了，我们到各处去走走。”他对正在替他栉发的贾兴说。贾兴年龄最大，是他四个家僮中的总管。

“是。”贾兴陪笑着说：“长安三内九衢，两市百坊，繁华富丽，天下第一，大家都巴不得跟主人一起去逛一逛。”

“不用都跟了去，也得留个人看家才好。”

“当然的。”贾兴说，“我留在家……。”

一句话没有完，另一个家僮杨淮悄悄进来禀报：“有客来拜。”随即把名帖递了上来。

那是他的居停，太学助教刘宏藻。郑徽还没有见过面，从门缝中窥看了一下，只见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，穿着绿绶银饰的七品公服，肃然站立在院子中间，等候接待。

“快请，快请！”郑徽赶紧嘱咐杨淮：“先请到正厅待茶。”

一面，他匆匆忙忙束发戴冠，换上当时读书人最通行的玄色长袍和乌皮履，然后步入正厅见客。

宾主两人东西相对拜着见了礼，郑徽把刘宏藻延入上座，先作了照例的寒暄，接着赞美这里的房舍雅洁——他住的是刘家的西院。又说，四天以前，一到长安，就能租到这样好的住处，十分高兴。

“寒舍能蒙郑兄见顾，真是蓬筚生辉。”刘宏藻逊谢着，“只是那天贵客到门，我正好有洛阳之行，以致失迎，深为不安。”

“老前辈说那里话？该当我先去拜见老前辈；今天多承劳步，倒是我觉得十分不安。”

“郑兄也不必过谦。既然有缘结识，以后该要像一家人才好。”刘宏藻又说：“听说郑兄自常州到此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郑兄府上常州？”刘宏藻微显怀疑地说：“可是听口音却是河南一带。”

“舍间世居荥阳！”

“啊！”刘宏藻长长的寿眉一扬，“太原王、范阳卢、荥阳郑、清河博陵二崔、陇西赵郡二李，五姓望族，天下知名，怪不得郑

兄气度高华，原来出身不凡。倒真是失敬了！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郑徽离座长揖，“未学后进，还要请老前辈多指教。”

刘宏藻慌忙又还了礼，问说：“常州郑刺史，也出自荥阳，不知与郑兄如何称呼？”

“那是家父。”

“噢——，名父之子，毕竟不同。”刘宏藻深深点头，“郑兄此来，当然是赴考进士，想是‘生徒’？”

郑徽一听这话，微感不悦。大唐科举，由皇帝特下诏令，选拔非常人才，称为“制举”；由州学县学保送礼部考试的，称为“生徒”；士子不经学馆，自己报名投考，经州县考试录取，再经州县上一级的“道”重考合格，保送礼部与“生徒”一起考试的，称为“乡贡”。“乡贡”要凭真才实学，比“生徒”难得多；因此，郑徽听见刘宏藻猜想他是“生徒”，觉得被藐视了，才有些不高兴。

然而，他表面上却不露出来，只淡淡地答说：“侥幸算是个秀才。”

这使得刘宏藻立即换了一副神态，“这太难得了！”他肃然起敬地赞叹道，“本朝秀才一科，异常名贵，每年进士约取二十多名，秀才只取一两名，可见其难。郑兄出类拔萃，明年正月，礼部贡院，一战而霸，是一定的了。”

郑徽报以谦逊的微笑，心中却禁不住得意。那“一战而霸”四字，在他更觉得别有意味；他父亲也说过这同样的四个字。

他父亲——常州刺史郑公延，是对他这样说的：“我觉得你的才具，应该一战而霸。现在我给你预备的费用，足够你在

长安住两年；你自己好自为之吧！”

他懂得他父亲的用意，替他预备了华丽的行装和宽裕的费用，是要他在长安大事结交，广通声气。他曾听见好几位世交长辈谈过，赴考进士的举子，每年秋天到了长安以后，先要走门路，通关节，最通行的办法，是把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，投向任何可能当主考官的达官贵人，希望获得赏识，为他揄扬，造成声名；如果第一次投了诗文以后，没有消息，隔一个时间再投，称为“温卷”。事实上就是一块敲门砖，非把公卿朱门敲开了不可。等到成了“名下士”，不怕主考官不另眼相看；有时一榜所取的尽是风头人物，叫做“通榜”。

这虽是相沿已久的风气，但恃才傲物的郑徽，却很鄙薄这种行为。“一戡而霸，是一定的了。”他自己也这样想。

又寒暄一会，刘宏藻起身告辞。郑徽依照既定计划，准备出游。

他所住的地方叫布政坊，在皇城西面的最南端。这是长安外城一百十坊之一，每一坊都是东西宽于南北的长方形，纵横如棋局样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每一坊也都有围墙，四面各关两扇门，朝开夕闭，有雄壮威武的执金吾，彻夜在坊与坊之间巡逻，担负起警卫京师的重任。

早早吃了午饭，郑徽跨一匹鞍辔鲜明的大白马，后面跟着两匹小川马，马上是他的家僮杨淮和牛五。他们从南面出坊，眼前就是一条东通春明门，西通金光门的皇城大街。布政坊西，隔一条街是醴泉坊。西市就在醴泉坊的南面，占两坊的地位，那时刚是正午，西市在三百下铜鼓声中开市；鼓声悠远，告诉西半城的人们，交易的时刻到了。

东市也是一样，遥遥相对的同样比例的位置和同样的开

市时刻；所不同的是东市的货物和顾客比较高贵；因为住在属于万年县的东半城的贵族显官，远比属于长安县的西半城来得多。

牛五出生在关中，到过长安，他建议他的主人以东市为观光京师的第一个目标。

于是一主两仆，三匹马迤逦往东而去。皇城大街跟“九衢”——贯穿南北的九条大街一样，宽有百步；夹道的高大的槐树，虽然秋深叶落，但枝干峥嵘，犹如执戟列卫的甲士，越显出皇都气象的恢宏开阔。

过了皇城南面西首的含光门，正中的丹凤门，东首的安上门，一直从崇仁坊与平康坊之间穿过，就到了东市。

一进入东市，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喧哗的人声，使马受了惊吓，长嘶直立，几乎把郑徽颠下地来。因此，他们在东市东北角的放生池下了马，把它们在石栏上系好，才随着人潮，慢慢步行着去赏玩市场风光。

郑徽初次看到了长安民间富庶繁华的一面。衣食器玩，凡是听说过的天下各物，差不多都可以在那里见到。品类繁杂，匪夷所思，让郑徽最注目的是，买卖牛马六畜的市场边旁，一处空旷中的屋子中，席地坐着十几个愁眉苦脸身穿青衣的男女；这虽不难令人意会到他们便是法所不禁买卖的奴婢，但这样公然待价而沽，在郑徽眼中，却是件凄恻的事。

因此，他的游兴减低了不少。在官署指定的店肆中，买了一把弓、一壶箭，挂在马后，准备过几天出城打猎之用；又买了枝十分精致的马鞭，提在手中把玩着。

“平康坊该怎么走？”他问牛五。

牛五忽然双眉一放一敛，做了个似笑非笑的鬼脸，答说：

“出东市西门，对街就是平康坊东门。”

郑徽已经觉察到了，长安的平康坊是有名的“风流薮泽”，牛五一定以为他想去看看章台的柳色，岂非小人之心？便骂道：“狗东西！你当我去做什么？我去看韦家十五郎。”说着，又转回头来问杨淮：“今年春天在扬州跟韦十五郎分手，他说的地名，我曾叫你记住——是怎么说来的？”

“韦十五郎说：他住平康坊西南，褚遂良故宅。”杨淮回答得清清楚楚。

“你知道吧？”郑徽又问牛五，“该怎么走法？”

“褚……褚什么故宅我不知道，”牛五哑囁着答说，“不过，到平康坊西南角，进了东门，该穿鸣珂曲走，路途最近。”

“什么叫曲？”

“曲有两个讲法，一是流水弯曲的地方，像城南的韦曲、杜曲；一是曲曲折折的巷子，鸣珂曲就是鸣珂巷。”

郑徽点点头，表示满意于他的讲法。接着，认镫上马，叫牛五在前引路，一起出了东市。

果然，称之为曲，一点不错。别处坊里道路，都是方方正正的，只平康坊有斜穿的巷子，而且比他处狭窄；怪不得说流连平康，谓之“狭斜游”，真是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

正在郑徽这样欣然有所得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影扑入他的眼中，就此黏住了他的视线，不自觉一勒手中的缰绳。大概是勒得太猛了，那匹白马扬鬃踢蹄，转了过来；而他，身子随着马转，头却回了过去，仍旧看着原处。

他看到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，扶着个十岁左右的小侍儿，倚门而立。在那极短的片刻间，他目眩神迷于她的美，没有能力也没有想到去找什么字眼来形容她的美。他只有一

个联想，联想到“武帝内传”和“游仙窟”那些小说中所描写的仙女。

可恨的是杨准和牛五，以为他出了什么差错，一前一后，圈马过来问讯，这就不容许他多看了；情急智生，他把新买的那支马鞭从手中滑落，以毫无表情的声音说：“拾起来！”

口中这样吩咐，眼睛却朝杨准和牛五看都不看。对于那位“仙女”，这下看得比较清楚了，她穿着紫红的绣襦，下着曳地的百摺罗裙，裙腰用金银线绣出“富贵不断头”的卍字，又系一条五彩文绣的锦带……

他忽然又心魂震荡了！那“仙女”已发现了他这个凡夫俗子，凝视着他，微有笑意，然后抬起右手，按一按她的梳得十分精巧的“惊鹄髻”，仿佛有意为他整妆似地。

那小侍儿抿嘴一笑，天真的双眼，灼灼地望着他；是好像懂了些什么，又好像深感困惑的神情。

郑徽心里乱得很，几次想下马上前，找句什么话作为跟她交识的开始；终又不敢。就这踌躇间，牛五已把马鞭递到了他手里。

想起牛五在东市所显现的那种诡秘的神态，他突然惊觉；自己对自己狠一狠心，低着头轻加一鞭，白马轻巧地小跑了下去。

一口气出了鸣珂曲，看那地方，似曾相识；心里倒有些疑惑了！

“这是平康坊西门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平康坊东门。”牛五轻声答说。

“怎么又回到了东门了呢？”

杨准和牛五，面面相觑，不敢答话，自然更不敢笑。

郑微自己倒好笑了，想必是马在无意中转了向；以致于走了回头路。

“算了！”他讪讪地说，“改一天再来看韦十五郎吧！”

他也确没有兴趣再去拜访韦十五郎了。此刻，他所需要的是一个静下来，好好回忆一下刚才所见的一切。

回到布政坊，他却又懊悔了，应该去看看韦十五郎的；他住在平康坊，对于那里的风流韵事，一定知道得比什么人都多，就不为打听那个娇娃，入境问俗，也该好好向他请教一番。

偏偏到晚来，又飘细雨，孤灯独坐，客馆凄凉；如果这时在韦十五郎的书斋中，把酒清谈，那有多好呢？无聊加上自艾，这一夜似乎更长了。

2

第二天的午后，郑徽的踪迹又出现在平康坊。这一次由西门入坊，很容易地找到了褚遂良故宅——韦十五郎的寓所。

韦十五郎双名庆度，别号祝三。他是江淮河南运转使韦建的幼子，韦氏原为长安巨族，第宅在城南韦曲，花光似酒，与杜曲同为近郊的胜地。但韦祝三交游极广，嫌老宅路远地僻，带着一群婢仆住在平康坊。这褚遂良故宅，现在也是他家的产业。

郑家与韦家原是世交。但郑徽与韦庆度一直到这年春天才见面。那时韦庆度赴江南省亲，因为久慕扬州风月，顺道经过，勾留了半月之久，正好郑徽也渡江来游扬州，两人在瘦西湖的画舫上，偶然相遇，彼此都很仰慕对方的丰采，一谈起来，却又是彼此知名的世交，因而一见如故，结成深交。韦庆度听说郑徽已举了秀才，秋冬之际，将有长安之行，便留下地址，殷殷地订了后约。因此，素性喜欢独来独往的郑徽，别的世交故旧可以不去访谒，对于韦庆度却非践约不可。

韦庆度是个非常热情的人，见到郑徽就像见到自己兄弟那样亲热。从接他进门开始，一直执着他的手，问他家里安好，旅途经过；但一听说他租了布政坊刘宏藻的房子住，却又

立即表示了不满。

“定谟!”韦庆度唤着郑徽的别号说:“你太过份了!你到长安,当然作我的宾客。你想想,如果我到了常州,不住在府上,住在别处,你心里作何感想?”

郑微笑着接受了韦庆度的责备,“好在相去不远,天天可以见面。”他说。

“总没有住在一起,朝夕盘桓的好。”

“那怕妨碍了你的读书。……”

“读什么书?”韦庆度打断他的话说,“有读书的工夫,不如多做几首诗,还有用些。”

郑徽心想,他也是个准备走门路、猎声名的人物。在这方面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,便微笑着保持沉默。

韦庆度却很热心,“一路上总有佳什?”他说,“不妨好好写出来,投他几个‘行卷’。当朝宰辅之中,很有些礼贤下士的,我可以设法为你先容。”

“多谢关爱。等我稍微安顿安顿,定下心来再说吧!”郑徽托词推了开去。

“这话也不错。”韦庆度说:“开塞征尘,先得用美酒好好洗他一洗。今天作个长夜之饮,如何?”

郑徽躊躇着答道:“既来当然要叨扰。只是长夜之饮怕不行!”

“何故?”

“听说京师宵禁甚严,怕夜深不能归去。”

韦庆度大笑,“今天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回家。在平康坊还愁没有睡觉的地方。”接着,朗吟了两句卢照邻的诗:“俱邀侠客芙蓉剑,共宿娼家桃李溪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情有独钟的郑徽，急忙答说：“我们清谈竟夕吧！”

“清谈也好，双宿也好，现在都还言之过早。来，来，我带你去领略领略平康坊的旖旎风光，看看可胜于二分明月的扬州？”

韦庆度的豪情胜慨，激发了郑徽的兴致。他又忽然想到，韦庆度对平康坊如此熟悉，可能对他昨天在鸣珂曲所见的她，知道底细，待会倒不妨打听一下。

于是他欣然离座，随着韦庆度一起出门。他们摒除仆从，也不用车骑，潇潇洒洒地闲行着，逛遍了中曲、南曲；不时有笙歌笑语，隐隐从高低的粉墙、掩映的树木中传出来，几乎家家如此。

“这都是娼家？”郑徽疑惑地问。

“南曲、中曲、北曲，谓之‘三曲’；这才是真正的‘风流薮泽’。”

“北曲在何处？”

韦庆度遥遥向北一指，“那里要差得多，不必看了！”他说。

这时已走到南曲中间的十字路口，只听后面车声隆隆，并有人高呼“闪开，闪开！”郑徽拉着韦庆度，侧身避过；只见两名内侍，骑马前导，后面是一辆双马青轳车，车中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达官，头上裹着紫罗的“幞头”，身着三品以上大臣才准服用的紫绶花袍，双眼迷离地半坐半靠着，仿佛醉得很厉害了。

郑徽看得有些奇怪，问说：“何许人也？！”

韦庆度笑道：“你想还有谁？‘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

酒中仙。”

“是翰林供奉李学士！”郑徽惊喜交集地说。

“大概又是应诏到兴庆宫赋诗去了。”

郑徽只点点头，没有答话。这意外的遭遇，为他带来了很复杂的感想，他在江南就震于李白的声名，传说中有龙巾拭吐、御手调羹、力士脱靴、贵妃捧砚等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。而今天他看到了，内侍前导，明明是被召入宫；由媚家到皇宫，这中间无形的距离是太大了，而且被醉谒见皇帝，恐怕亦是旷古所无。如此荣宠，只因为李白的诗作得好，看来韦庆度的话一点也不错；多作几首诗，确有用处。

“看你的神情，似乎大有感触？”韦庆度看着他说。

“不是感触，是向往。”郑徽说了心里的话。

“只要有人揄扬，上达天听，亦非难事。”韦庆度说着，忽然站住了脚；即有个青衣侍儿迎了上来。

“十五郎，半个月不来，可是有了新相识？素娘为你，衣带都宽了几寸。”

那灵黠的侍女，说话时，仿佛眉毛鼻子都会动似的。韦庆度笑着在她颊上拧了一把，回头对郑徽说：“就在这里坐坐吧！”

于是，侍儿引着他们绕过曲槛，越过重重院落，来到一座向北的小厅——厅小，院子却大，一长条青石板，杂置着二十几盆怪石盆景；一棵夭矫的龙爪槐，高高伸出檐角；遥想盛夏之际，槐荫满院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去处。

门帘掀处，一位娇小的丽人出现了，似怨似嗔地看了韦庆度一眼，随即侧身站在一边，半举门帘，肃客进屋。

韦庆度抢上一步，执着她的手，说：“素娘，你好吧？”

“要说不好，你不信；要说好，我自己不信。”

韦庆度哈哈大笑。郑徽却深为惊奇，他没有想到，长安的娼家，出言吐语，竟是如此隽妙，便对韦庆度赞叹地说道：“果然非扬州可及！”

“你还没有听过素娘的歌喉，留着好听的话，回头说给她听。”

“这位郎君贵姓？”素娘微笑着问。

“荥阳郑。”

“郑郎，请！”

进屋以后，重新见礼，素娘指使着两名女侍，布设席位，先点了姜与盐合煮的茶汤，然后置酒，请郑徽和韦庆度入席；她自己侧坐相陪，低声向韦庆度问：“郑郎可有相知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韦庆度转脸向郑徽说：“是我们替你物色，还是你自己去挑？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得先说一说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人？”

郑徽入境随俗，不愿作杀风景的推辞，故意以挑达的神态答道：“能像素娘这样的就好！”

“那好办。”韦庆度很快地接口，“素娘，”他转脸坦然吩咐，“你坐过去。”

这明明有割爱的意思——朋友投契，以家伎相赠，在那时亦是常事；何况是个平康女子？然而韦庆度实在是误会了，而他的误会又会造成素娘的误会，十分不安。

当郑徽这样失悔不安时，素娘已站了起来，执着玉壶，开始替他斟酒，而眉目之间的幽怨，不是她的强作欢笑所能掩饰的。这使得他愈感不安，立即站起来伸出双手；一手按住玉壶，一手按在她的肩头，而眼睛看着韦庆度。